

八公分的时光

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

黄孝纪 著

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乡土器物散文
献给已逝的故园，老去的村庄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晴耕雨读
江南旧物

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乡土器物散文
献给已逝的故园，老去的村庄

黄孝纪
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 / 黄孝纪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55-3320-0

I. ①晴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7661号

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

出品人 杨 政
作 者 黄孝纪
责任编辑 杨 露
封面设计 咖啡豆
电脑制作 胡凤翼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14千字
定 价 3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3320-0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人生里，机缘到了，往往灵光突显般遇上巧合的事情，令人惊异。

比如我的那个迄今无人能对得工整又自然贴切的六字上联。那是一晃已近十年的往事，那时我在奔波谋生的业余，偶尔倒腾一点旧体诗和对联。一日，我从小城一酒店对面路过，看见两个穿着红衣制服的礼仪小姐，站在门口笑靥如花，彬彬有礼，一齐向来客颌首问好。猛然间，我的头脑里冒出了一句上联：“门口女子问好。”越琢磨，越妙。不过，连着好些日子，我硬是对不出合适的下联。于是，我想到了神通广大的网络，到一些论坛征联打擂台。结果依然是令人失望，甚至有人断言，这是个绝对，无解。此时，我心里反倒有点沾沾自喜：我竟然创造了一个妙极的绝对！

只是我很快就黯然了。一日闲得无聊，我思忖着，到网上搜搜这六个字。在一个网页中，我看到一个多年前的旧帖子，里面说到这个上联，称是数百年前的一个绝对。我既为与古人神通而高兴，也为自己浅薄的得意而羞愧。

我的这部专写乡村日常旧器物的系列散文《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》，

也是出于一种巧合的机缘。

五年前，我来到远离故乡的异地谋生。工作渐趋安定的时候，没来由地害起了怀乡病，怀念着我儿时的村庄和土地。我便隔三岔五地写一篇关于旧日生活的小文。而多年不曾摸过文学书籍的手，竟然从此爱上了散文。之后我网购古今散文著作，逐一阅读，月复一月，至今五载。

我是在 2015 年初，完成了第一本乡土散文集《八公分记忆》的写作。那时，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，把故乡旧时日常生活的手工器物，拟一个清单，写出一两本专门的散文集，来还原远逝的旧时粗糙又简朴的农耕生活。而彼时，也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已，并未深思。

随后，我转向了另一部散文集《时光的味道》的写作，同样地，更多的是关于故乡的人事物。出乎意料，在写作过程中，这部集子经申报评审，竟然入选 2016 年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选题。同年六月，《时光的味道》完稿，随即交付出版。

写作一旦上了瘾，便觉弃之可惜，不写难受。当今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，于我个人而言，写与不写，多写一本还是少写一本，对这个人潮如海的社会，就如一滴微雨、一粒尘埃，是没有丝毫影响的。不过，环顾周边的几个文友，看着他们毅然前行的姿态，自觉还是要再为故乡尽些许职责，尽管渺小如一滴微雨、一粒尘埃。

于是毅然决然投身于故乡旧时器物的写作中。当我拟出一份清单，分出草叶、铁器、瓦器、石器、竹器、木器等若干篇章，这才发现故乡八公分村那方巴掌大的逼仄的山区一隅，旧时简朴的农耕岁月，日常生活的手工器物粗略统计就有上百种之多，小有惊讶。此时我也先后看到了几本描写乡村旧器物的散文集子，那些作家在两三年前，四五年前，

甚至更早，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块旧时的生活场域。显然，他们也同我一样，是害了严重的怀乡病的。

尽管已有慧人早从我的前面走过，我想，我还是要把罗列出来的那些已逝的和即将消逝的故乡的旧时器物，写出来。不为别的，只为保留我那微不足道的对故乡的一份记忆，只为我那更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心安。何况，我的旧日的青砖黑瓦的偌大村庄，在早些年高速铁路的修建中已夷为平地，只剩下八九幢残破不堪的空荡旧屋，像几个失落的孤魂，在遗址上默哀凭吊随时都会坍塌而消亡。我不把它们写出来，拍成照片，恐怕若干年后，连一丝踪影也没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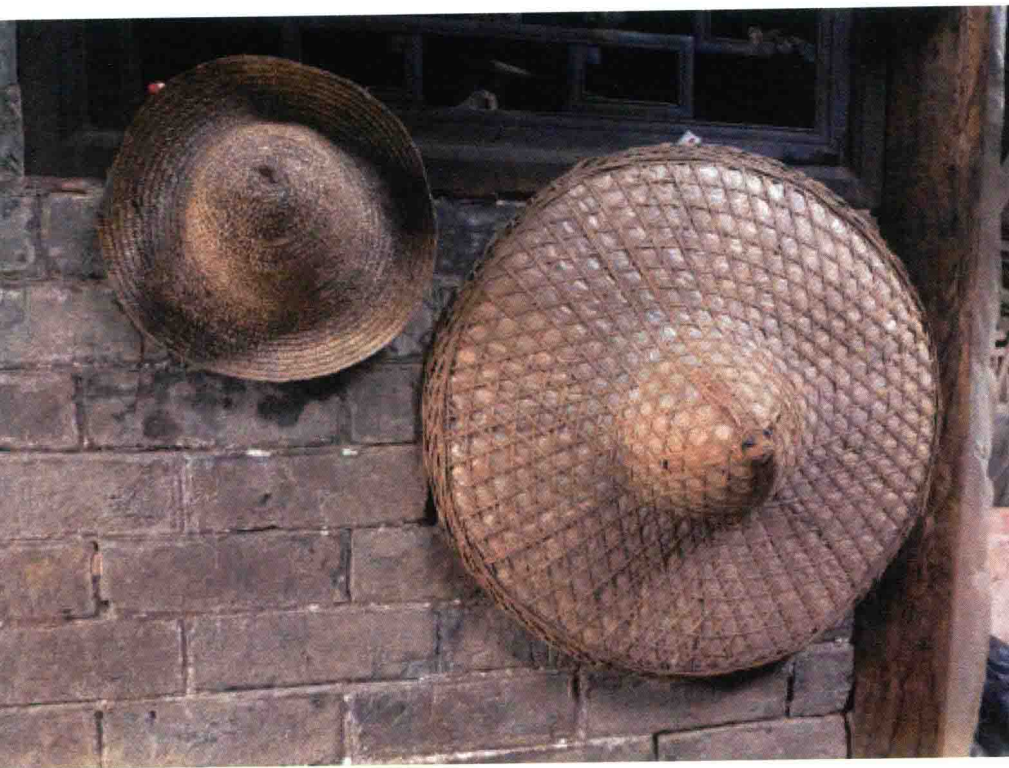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时代，正处于高速飞奔的工业化发展中，城市生活所及的种种器物，差不多都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。在“任是深山更深处”的偏远乡村，也同样不可避免。那些散发着体温的粗糙的手工器物，正一件一件消失在无可挽留的时光里。

那么，当有一天，在经意或不经意间，你看到了这本书，不妨坐下来，翻开，读下去。它会温和地向你讲述一个个旧器物背后的旧时生活片段，纯朴而温暖。倘若也勾起了你的一丝怅然，或怀想，甚至泪光，我会向你致敬。

因为我想，就像乡村失落已久的魂魄，那些粗糙的手工器物值得铭记，值得怀想。

2017年5月16日写于义乌

斗篷用久了，
陈旧发黑，硬脆破烂，拆散了，
是一扎引火的好燃料。



穿草鞋不分季节，
也不论天晴下雨，从春天到冬天，
一年四季，都有人穿在脚上。



其实在村庄，
每个人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与草席肌肤相亲。



一个家庭，
大多有好几只瓜勺，
它们各司其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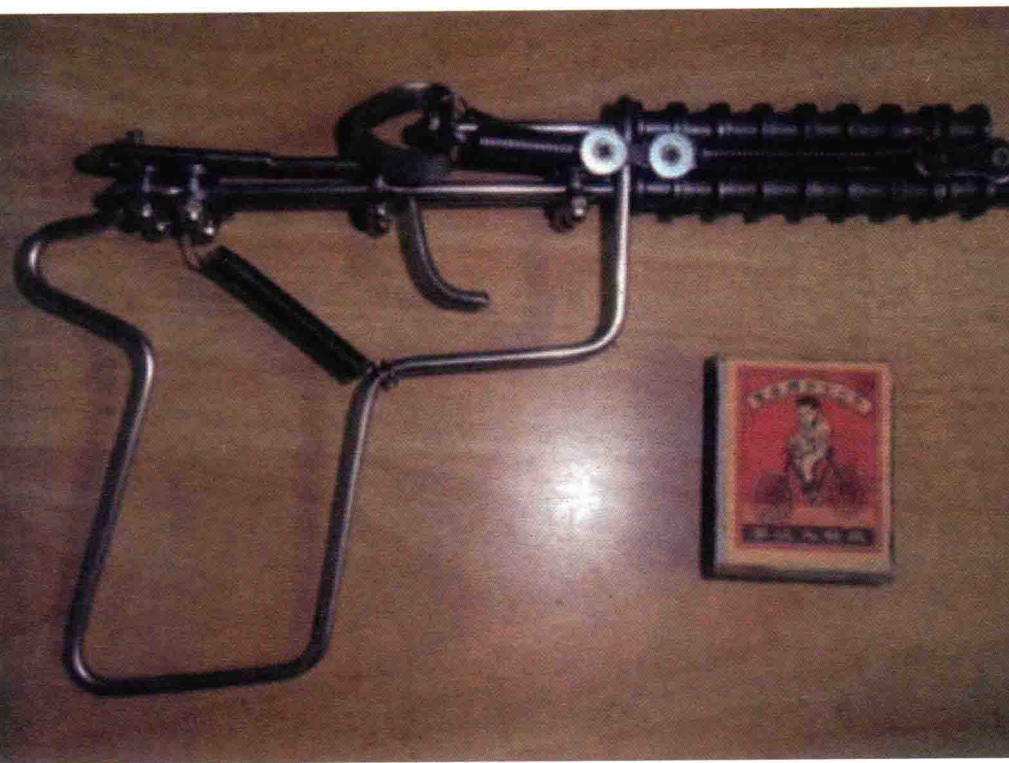
秆筒就像一个金黄厚实的大月饼，
差不多有搪瓷脸盆大，
三指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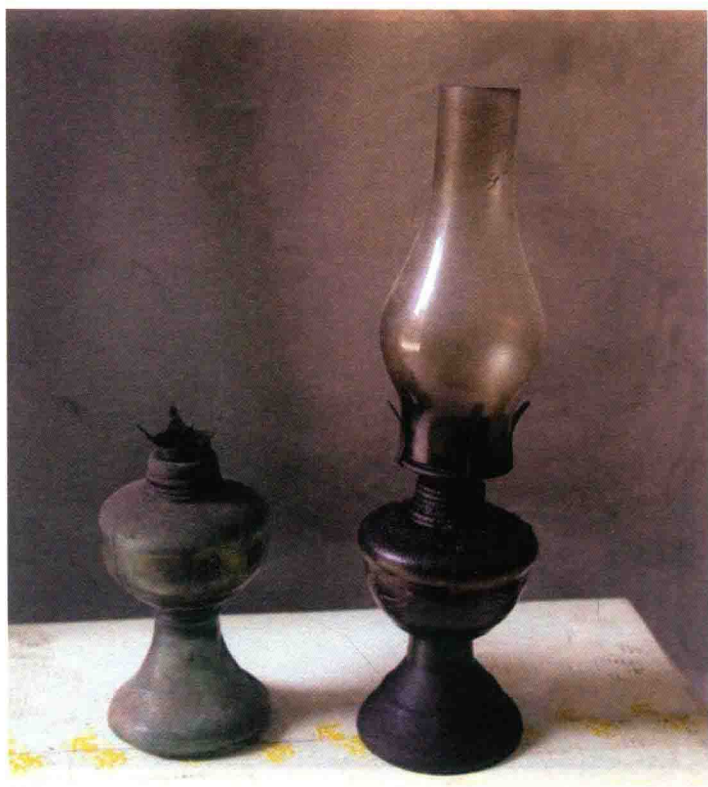
年复一年，
母亲恭敬地点亮神灯，
从黑发中年到头发花白的暮年。



我那时最渴望的，
就是也能有一把铁管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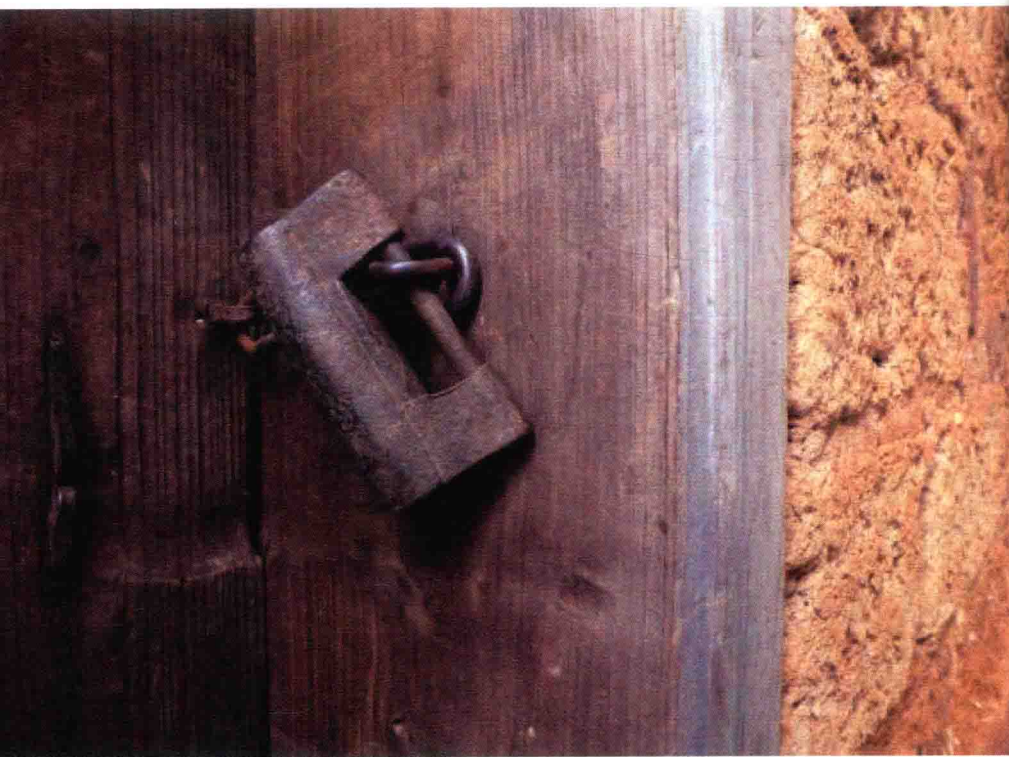
火柴伸向煤油灯盏，着了，
屋子里顿时溅满了昏黄的光，满满当当，
把母亲模糊的身影浮雕了出来。



钱凿从黄纸的一角开始打，
打一下，
纸上就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铜钱印痕。



那时村人大多用的是传统的铁挂锁，
黑乎乎的，像一个猪腰子。



油糍粑和灯盏这两个各具内涵的名字一组合，
则既非油糍粑，更非灯盏，
乃是用来泡油糍粑的一个铁质小模具。

